

友人到杭州,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:有没有去良渚看看?我知道,他或她,一定会去西湖边打个卡,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,或者再去拱宸桥边散个步,那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,但,良渚,不一定会去。我接着诱惑:良渚是五千年前的杭州古城,是中华文明

在良渚,琢磨

“中华第一城”。

我住

陆春祥

拱宸桥边,隔三岔五,就会去“中华第一城”,各类精致的玉琮,几百种图画与符号的陶器,良渚博物院及遗址的一切事物,都有让人探寻探究的兴致。

良渚古城,显现着先民深邃的智慧。他们在河汉港湾之上建设家园,九座城门将古城围起,陆城门只有一座,水城门竟然有八座。城外有完整的水利系统,谷口高坝,平原低坝,山前长坝,先民们将山体、丘陵、孤丘连成有机整体,与天然的溢洪道形成有效的洪水防护系统。

良渚先民,祭祀与生活并举,陶是良渚时代的器物主角。博物院中,满目的陶器,清楚地分成四大类:炊煮器、盛食器、水酒器、存储器。看那些造型各异的杯盏:平底、圈足、粗矮、瘦高、敛口、侈口、直腹、鼓腹、带把、无把、带双鼻、带盖子、高脚、

低脚、斛形,真是千姿百态。五千年前的良渚大地上,良渚陶器燃起了热烈的人间烟火。

良渚玉隆重出场。那神人兽面纹线的玉琮王是良渚先民的神徽、精神信仰。这玉中之精灵,双眼如铜铃,笑看人世与万物。它张大嘴,似乎要猛地吸进一口气,然后慢慢张开,那是五千年前精神之气的从容吐纳。

而莫角山宫殿遗址台地周围,现已发现35座房屋基址,还有大型粮仓。2017年,在池中寺台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、平均堆积厚达0.63米、总量不少于22万斤的大量炭化稻谷遗存。

由陶、玉琮至稻谷,由物质到精神,由神权到王权,良渚古城就是5000年前的一个国都,而环太湖地区的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则是它的州郡,它是一个很有规模且地域广泛的王权国家。

癸卯年初冬,阳光和暖,良渚古城一个平常的午后。参加第二届良渚论坛的几十位中外作家,陆续走进游客中心,各种肤色的面孔上都带着相似的好奇。长条桌上铺着蓝印土布,那种蓝,像是从天空最深处裁下来的一角,又经岁月洗得泛白。每张座

雁南飞就应该是一排大雁在天空排队向南飞来的壮观景象。去时,白露已过不久,看见行程单上“大雁伴飞”的字样,没有细究,唯有期待。在天鹅湖畔,电瓶车停下,许多游客已经在湖边的木栈道圆形平台上等待。我傻乎乎地问:“会来吗?”得到的回答竟然是:“肯定来。”

心下便有腹诽。虽然自然界有比约定更准的不可思议的东西,但是发生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凭什么说一定?一阵喧嚣:“来了、来了!”果然来了,不是“雁南飞”来了,却是一艘快艇从对岸发动起航,一群大雁跟在旁边的水面上翻飞打转,原来是养养的大雁听主人的口令在表演,飞得不高,大概喂得半饱。不能说雁南飞被篡改,人家文明了是伴飞,是我疏忽了。然而,我原先期待着在偌大的一个湖边翘首盼望出现的雁南飞的自然景观,被代之以一场驯鸟表演,终究是败兴了!

《洪湖水浪打浪》这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。去洪湖生态湿地园坐摇橹船,富有诗意且充满情调,窃喜,善哉。岸边上船,是机动船,也不在意,此船不是那船但还是船嘛。登斯船也,便有一派茫茫洪湖水荡漾起无边的涟漪,甚或夹带一些风浪袭来船头也未可知的期许。此回,我上船坐了驾驶员后面的椅子。

清澈的、绿莹莹的水面被划出一道道波纹,两旁高高密密的野生芦苇荡在风中摇曳,向前、向前,我们四艘船上的所有人都希望这一湖水开始演绎浪打浪,把郁积在心中几十年的情愫当湖挥洒出去。游轮继续行驶,水面出奇地安稳,波澜不惊,到前方尽头处,被一簇簇厚实浓郁的芦苇拦住了,出不去,船只只得掉头回了。我看着这一条长方形、由四面芦苇包裹遮掩的河水,狐疑地问船老大:“这是洪湖吗?”他的回答差点让人赧倒,幸好坐着,原来这是一个被承包的鱼塘,演化成特意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景点。我懊丧之下还有一丝庆幸,发觉了,不对劲,我们还是包场了呢。

飞快地回来。幸好住宿不错,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,在临窗下面的内湖,目光跟着一条细细的被两边茂密的水



白蛇起恩怨 世间多情仇

白蛇传

(设色纸本)

朱刚



位前,都摆着一件未完成的玉器——或是钺,或是铎,再配一把铍刀、一碗清水。工作人员轻声解说时,我注意到,有位非洲女作家正用指尖试探着触碰玉料,仿佛在叩问一段沉睡的历史。

我的桌前,是一块玉钺毛坯。它安静地躺在蓝布上,像一粒尚未苏醒的种子。握在掌心时,我能明显感受到玉质天然的凉意,棱角有些粗糙,仿佛五千年的时光都凝固在这不规则的形状里。

作家们都低下头,开始磨玉。铍刀与玉相触的刹那,响起了极轻微的沙

声沙。这声音,让我想起童年时外公磨剪刀的清晨,也是这般的有节奏的摩擦声,只是此刻,我磨的是玉。白腻的玉粉,从铍纹间无声地簌簌落下,在蓝布上积成小小的白山。蘸水再磨时,玉质就渐渐显露出它温润的内里,水珠顺着铍刀流淌,像是给这场对话加入时间的润滑。

站起身,环顾四周,那位银发女士,将玉璧举到灯下端详,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了两道月牙;隔壁的年轻诗人,边磨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,铍刀与钢笔交替作业。忽然想起,五千年前,良渚玉匠打磨玉琮的那些时光。他们对完美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执念。他们打磨一件玉器,极可能要花上数年光阴,在某个类似今日的午后,那双粗糙的手,与我一样蘸着水,反复打磨,直到玉器表面能映出云朵的流动。所有伟大的创造,都始于如此单调而执着的重复。正是通过这样的琢磨,文明才被一点点磋磨出温润的光泽。

良渚的每件玉器,都是时光的容器。如今,我将自己磨的那块小玉钺,挂书架旁。它象征着王权吗?我内心笑了,也算,在我书房,在四十余年积聚起来的近万册书面前,

中秋之后,秋雨连连,北方的秋季在雨水的浸湿中早早有了深秋的寒意。霜降来临,染红了树叶,皱了花蕾,但常去的菊花园,五颜六色的菊花灿然盛开,粉的娇嫩,绿的清新,白的纯洁,花朵各异,形态万千,热烈地渲染着季节。花丛中,立着一块木牌:九九重阳,久久相伴。

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节日——重阳节,也是我国年长者的专属节日“老年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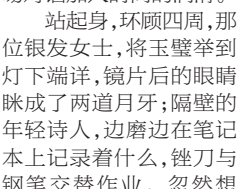
之所以称为重阳,源自《易经》中数字的阴阳说,单数为阳偶数为阴,九月九日,两九相重,故称“重阳”。重阳节源自天象崇拜,起始于上古,普及于西汉。据现存史料及考证,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会有祭天祭祖的活动,以谢天帝祖先恩德,这是重阳节作为秋季丰收祭祀活动而存在的原始形式。

在民俗观念中,“九”在数字中是最大数,有长久长寿的含意,所以重阳节也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祝福。

因为没有假期,这个节日也就少了团聚,加之中秋刚过,所以很

我就是它们的王。

在良渚磨玉,我以为这是人类与时间对话的最古老方式。自此以后,我常思考“琢磨”两字。琢磨,是一种精神,涵盖古今一切领域。真正的琢磨,不仅是技艺的修习,更是心性的淬炼。就像良渚先民中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匠人,他们一生可能只做打磨玉器一件事,却让五千年后的我们,依然能通过掌心,触摸到文明最初的温度。



我将“琢磨”两字写成小条幅,用以自勉。

我似乎听见了青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时的自勉:志在琢磨,穿石之功自有。

多人常常忽略它的存在。

菊园里那一行红漆的行楷像菊花一样,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光泽,撩动着我的思念,于是买一张车票,回故乡,去和父母共度重阳节。

母亲正在为重阳节活动排节目。“我爱你,中国……”嘹亮的歌声带着浓浓的乡音,在故乡的上空响起。母亲和她的队友们身穿红色旗袍,脚踩黑色皮鞋,洁白的

应天围中优雅地绕颈从左肩垂下。她们神态自然,舒展从容,专注地看着指挥,认真地唱着每一句歌词,脸上的表情流露着自豪,洋溢着幸福。

合唱团成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,组建者为一对退休夫妻。退休前夫妻两人都是教师,为了充实退休生活,他们组建了这个团队。合唱团成员最早只是退休的邻居,也是地道的乐盲,他们从发音开始,一句一句学唱,然后一点一点开始识谱,经过三年的时间,合唱

团从最初五人到现在的三十人,从最开始的社区娱乐变成了现在故乡的公益演出专业团队。

歌声在继续着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父亲和他的队友们身着白色衬衣,系着红色领带,站在队伍最后排,这些年近八旬的父辈昂首挺胸,精神抖擞,用最纯正的乡音唱着他们最喜欢的歌,用他们的热情把生活变成了歌。

他们的身后,是耸立千年的古塔,古塔园里,一丛丛绽放的菊花,用它们缤纷的色泽,在秋风中为歌声喝彩鼓掌。

那耀眼的红、明亮的黄、贵气的紫,层层叠叠,热烈而不失从容,庄重而略显灵动,陶醉在带着乡音的歌声中;那在阳光下摇曳的花影,仿佛也在歌唱,让自己的歌声,美好着深秋的天空。

九九重阳,祝福天下长者:晚年生活五彩纷呈,健康快乐久久相伴。

篱前菊绽,手中酒香菊香充盈,举杯之间,秋光已在腕下流转。

国庆期间,在杨浦滨江偶遇了一场马路音综,素人的演唱、简单的伴奏,给人的愉悦却胜过了大明星演唱会。

首先是场地氛围好,小小的半开放式咖啡馆,歌者1人,伴奏2人,内外场听众不过20多人,但小小的规模反而有种“家庭”感,就如夏夜民宿,客人和主人一起闲坐在底楼庭院,看露天电影的感觉。本场是梁静茹歌曲专场,除了主持和伴奏,其他上台表演者均为女性,她们穿着素净,不知是不是事先约好,均选择了纯色服装,简简单单的衬衫或是T恤牛仔裤,没有明显的妆容,甚至可能就是素颜上场,演唱时拿着手机看歌词,那种放松感就像白领下了班顺路过来客串一曲。与其说她们在表演,不如说在分享,分享青春往事、分享心动记忆。

听完这场音综,我突然就能理解短剧的爆火。因制作成本所限,短剧的布景道具乃至服饰往住都是简版,很多短剧演员并非科班出身,他们真诚放松的演绎反而让观众有亲切感和代入感,不乏盛赞一些素人的演技胜过流量明星的弹幕评论。真实,最为动人。

马路音综和爆火短剧让我们看到,一些有歌唱或表演天赋的人或因种种原因没走上专业道路,但也找到了展示自我的舞台。哪怕他们的台风和专业水准距离大歌星甚远,却更易打动大众,更易共情大众:普通人也有过人之处,也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当我代入故事时,可以想象自己是主角,站在舞台的中央,谁说精彩故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?我普通,但也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。

新大众文化给普通人提供的舞台,让我想起《1980 我们这一届》带来的相关阅读体验,这本非虚构书让我看到那些已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如何轻拿轻放、脚踏泥土。感谢南妮老师所赠纪念珍藏版(2024年再版),该版本对2014年的首版进行了增补,共收录复旦大学1980届中文系88位才子才女书写的自己的90篇文章,让我不仅看到了百样人生,更读到了超凡心态。

1980年是高考恢复的第四年,在这一年能考上复旦,而且是中文系,那是何等让人骄傲,“出道即巅峰”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毕业30年后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攀登高峰,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,而当我们高山仰止时,他们却在字里行间表述着自己的“普通”,这种谦逊和自我祛魅的态度让人读之深感震撼。书中有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最为深刻,作者均选择写自己的日常而非职场,一位贴出了女儿的作文,另一位(即南妮老师本人)则写了当年夫妻俩一起给女儿送考的事。她们在职场均有建树,但不提成就只聊家常,在烟火气中凸显智慧:心若安放,何处不是舞台。

静夜里,睡梦中,“嘎——!”那声音撕心裂肺,让人再也无法入眠……这声音就在家,近在咫尺,却又找不到发出声音的地方。

这是响搁。“搁”这个字,长兴岛人读“谷”(gǔ)。

在长兴岛人的意识里,响搁是“神”发出的声音——这个神,有可能是先人——是对居住在屋里听到这个声音的人的提示和警告:灾难正在向你和你家走来!收到这样的信息后,人会变得沉默寡言,变得小心翼翼。女主人会不断地提示孩子,出门要小心,走路要小心。迷茫和恐惧,让一家人更加怀念逝去的先人,祈望得到先人的护佑。

等待着,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:全家人或者至亲遭遇了惊悚的事情,或受伤,或得病,但都幸免于难。由此,响搁的这轮提示或者警告就消除了,女主人的意识里,她的虔诚得到了回报。

今天长兴岛基底岩面是负400米左右。三百万年前长江形成后,上游带来的泥沙,堆积成今天的长兴岛。20世纪80年代之前,人们在松软的地基上建造住房,用的都是木头的框架,木头与木头之间都是插榫的。梁是房子承重的部分,屋顶上铺盖的是稻草,也有半圆形的瓦片。盖房选用的木料有杉木、杨树、莲树、榆树等,树木品性不同,热胀冷缩的系数不同,承压中的扭曲、膨胀和收缩产生的力,都会在一个瞬间释放,所谓响搁,是能量释放中榫卯间摩擦的声响。

但是,这样科学的解释,没能让老一辈的长兴岛人相信。人类的活动往往破坏自然,面对自然,应当小心翼翼地生活,扼制破坏环境的冲动。响搁是提示,让人对自然对生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

舞台

北北

良、正直、勇敢。

新大众文化给普通人提供的舞台,让我想起《1980 我们这一届》带来的相关阅读体验,这本非虚构书让我看到那些已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如何轻拿轻放、脚踏泥土。感谢南妮老师所赠纪念珍藏版(2024年再版),该版本对2014年的首版进行了增补,共收录复旦大学1980届中文系88位才子才女书写的自己的90篇文章,让我不仅看到了百样人生,更读到了超凡心态。

1980年是高考恢复的第四年,在这一年能考上复旦,而且是中文系,那是何等让人骄傲,“出道即巅峰”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毕业30年后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攀登高峰,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,而当我们高山仰止时,他们却在字里行间表述着自己的“普通”,这种谦逊和自我祛魅的态度让人读之深感震撼。书中有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最为深刻,作者均选择写自己的日常而非职场,一位贴出了女儿的作文,另一位(即南妮老师本人)则写了当年夫妻俩一起给女儿送考的事。她们在职场均有建树,但不提成就只聊家常,在烟火气中凸显智慧:心若安放,何处不是舞台。

响搁

吴建国

静夜里,睡梦中,“嘎——!”那声音撕心裂肺,让人再也无法入眠……这声音就在家,近在咫尺,却又找不到发出声音的地方。

这是响搁。“搁”这个字,长兴岛人读“谷”(gǔ)。

在长兴岛人的意识里,响搁是“神”发出的声音——这个神,有可能是先人——是对居住在屋里听到这个声音的人的提示和警告:灾难正在向你和你家走来!收到这样的信息后,人会变得沉默寡言,变得小心翼翼。女主人会不断地提示孩子,出门要小心,走路要小心。迷茫和恐惧,让一家人更加怀念逝去的先人,祈望得到先人的护佑。

等待着,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:全家人或者至亲遭遇了惊悚的事情,或受伤,或得病,但都幸免于难。由此,响搁的这轮提示或者警告就消除了,女主人的意识里,她的虔诚得到了回报。

今天长兴岛基底岩面是负400米左右。三百万年前长江形成后,上游带来的泥沙,堆积成今天的长兴岛。20世纪80年代之前,人们在松软的地基上建造住房,用的都是木头的框架,木头与木头之间都是插榫的。梁是房子承重的部分,屋顶上铺盖的是稻草,也有半圆形的瓦片。盖房选用的木料有杉木、杨树、莲树、榆树等,树木品性不同,热胀冷缩的系数不同,承压中的扭曲、膨胀和收缩产生的力,都会在一个瞬间释放,所谓响搁,是能量释放中榫卯间摩擦的声响。

但是,这样科学的解释,没能让老一辈的长兴岛人相信。人类的活动往往破坏自然,面对自然,应当小心翼翼地生活,扼制破坏环境的冲动。响搁是提示,让人对自然对生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

多人常常忽略它的存在。

菊园里那一行红漆的行楷像菊花一样,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光泽,撩动着我的思念,于是买一张车票,回故乡,去和父母共度重阳节。

母亲正在为重阳节活动排节目。“我爱你,中国……”嘹亮的歌声带着浓浓的乡音,在故乡的上空响起。母亲和她的队友们身穿红色旗袍,脚踩黑色皮鞋,洁白的

应天围中优雅地绕颈从左肩垂下。她们神态自然,舒展从容,专注地看着指挥,认真地唱着每一句歌词,脸上的表情流露着自豪,洋溢着幸福。

合唱团成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,组建者为一对退休夫妻。退休前夫妻两人都是教师,为了充实退休生活,他们组建了这个团队。合唱团成员最早只是退休的邻居,也是地道的乐盲,他们从发音开始,一句一句学唱,然后一点一点开始识谱,经过三年的时间,合唱

团从最初五人到现在的三十人,从最开始的社区娱乐变成了现在故乡的公益演出专业团队。

歌声在继续着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父亲和他的队友们身着白色衬衣,系着红色领带,站在队伍最后排,这些年近八旬的父辈昂首挺胸,精神抖擞,用最纯正的乡音唱着他们最喜欢的歌,用他们的热情把生活变成了歌。

他们的身后,是耸立千年的古塔,古塔园里,一丛丛绽放的菊花,用它们缤纷的色泽,在秋风中为歌声喝彩鼓掌。

那耀眼的红、明亮的黄、贵气的紫,层层叠叠,热烈而不失从容,庄重而略显灵动,陶醉在带着乡音的歌声中;那在阳光下摇曳的花影,仿佛也在歌唱,让自己的歌声,美好着深秋的天空。

九九重阳,祝福天下长者:晚年生活五彩纷呈,健康快乐久久相伴。

篱前菊绽,手中酒香菊香充盈,举杯之间,秋光已在腕下流转。

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当我代入故事时,可以想象自己是主角,站在舞台的中央,谁说精彩故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?我普通,但也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。

新大众文化给普通人提供的舞台,让我想起《1980 我们这一届》带来的相关阅读体验,这本非虚构书让我看到那些已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如何轻拿轻放、脚踏泥土。感谢南妮老师所赠纪念珍藏版(2024年再版),该版本对2014年的首版进行了增补,共收录复旦大学1980届中文系88位才子才女书写的自己的90篇文章,让我不仅看到了百样人生,更读到了超凡心态。

1980年是高考恢复的第四年,在这一年能考上复旦,而且是中文系,那是何等让人骄傲,“出道即巅峰”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。毕业30年后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攀登高峰,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凡的成就,而当我们高山仰止时,他们却在字里行间表述着自己的“普通”,这种谦逊和自我祛魅的态度让人读之深感震撼。书中有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最为深刻,作者均选择写自己的日常而非职场,一位贴出了女儿的作文,另一位(即南妮老师本人)则写了当年夫妻俩一起给女儿送考的事。她们在职场均有建树,但不提成就只聊家常,在烟火气中凸显智慧:心若安放,何处不是舞台。

响搁

吴建国

静夜里,睡梦中,“嘎——!”那声音撕心裂肺,让人再也无法入眠……这声音就在家,近在咫尺,却又找不到发出声音的地方。

这是响搁。“搁”这个字,长兴岛人读“谷”(gǔ)。

在长兴岛人的意识里,响搁是“神”发出的声音——这个神,有可能是先人——是对居住在屋里听到这个声音的人的提示和警告:灾难正在向你和你家走来!收到这样的信息后,人会变得沉默寡言,变得小心翼翼。女主人会不断地提示孩子,出门要小心,走路要小心。迷茫和恐惧,让一家人更加怀念逝去的先人,祈望得到先人的护佑。

等待着,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:全家人或者至亲遭遇了惊悚的事情,或受伤,或得病,但都幸免于难。由此,响搁的这轮提示或者警告就消除了,女主人的意识里,她的虔诚得到了回报。

今天长兴岛基底岩面是负400米左右。三百万年前长江形成后,上游带来的泥沙,堆积成今天的长兴岛。20世纪80年代之前,人们在松软的地基上建造住房,用的都是木头的框架,木头与木头之间都是插榫的。梁是房子承重的部分,屋顶上铺盖的是稻草,也有半圆形的瓦片。盖房选用的木料有杉木、杨树、莲树、榆树等,树木品性不同,热胀冷缩的系数不同,承压中的扭曲、膨胀和收缩产生的力,都会在一个瞬间释放,所谓响搁,是能量释放中榫卯间摩擦的声响。

但是,这样科学的解释,没能让老一辈的长兴岛人相信。人类的活动往往破坏自然,面对自然,应当小心翼翼地生活,扼制破坏环境的冲动。响搁是提示,让人对自然对生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

多人常常忽略它的存在。

菊园里那一行红漆的行楷像菊花一样,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光泽,撩动着我的思念,于是买一张车票,回故乡,去和父母共度重阳节。

母亲正在为重阳节活动排节目。“我爱你,中国……”嘹亮的歌声带着浓浓的乡音,在故乡的上空响起。母亲和她的队友们身穿红色旗袍,脚踩黑色皮鞋,洁白的

应天围中优雅地绕颈从左肩垂下。她们神态自然,舒展从容,专注地看着指挥,认真地唱着每一句歌词,脸上的表情流露着自豪,洋溢着幸福。

合唱团成员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,组建者为一对退休夫妻。退休前夫妻两人都是教师,为了充实退休生活,他们组建了这个团队。合唱团成员最早只是退休的邻居,也是地道的乐盲,他们从发音开始,一句一句学唱,然后一点一点开始识谱,经过三年的时间,合唱

团从最初五人到现在的三十人,从最开始的社区娱乐变成了现在故乡的公益演出专业团队。

歌声在继续着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父亲和他的队友们身着白色衬衣,系着红色领带,站在队伍最后排,这些年近八旬的父辈昂首挺胸,精神抖擞,用最纯正的乡音唱着他们最喜欢的歌,用他们的热情把生活变成了歌。

他们的身后,是耸立千年的古塔,古塔园里,一丛丛绽放的菊花,用它们缤纷的色泽,在秋风中为歌声喝彩鼓掌。

那耀眼的红、明亮的黄、贵气的紫,层层叠叠,热烈而不失从容,庄重而略显灵动,陶醉在带着乡音的歌声中;那在阳光下摇曳的花影,仿佛也在歌唱,让自己的歌声,美好着深秋的天空。

九九重阳,祝福天下长者:晚年生活五彩纷呈,健康快乐久久相伴。

篱前菊绽,手中酒香菊香充盈,举杯之间,秋光已在腕下流转。